

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

王克俭 主编

85

老舍小说选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本丛书编委会

主 编:王克俭

副 主 编:邓先明

编写人员: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
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
张惠 张金方 邓先明 王克俭

策 划: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目 录

老舍小传.....	(1)
-----------	-----

《骆驼祥子》(节选)	(7)
------------------	-----

《骆驼祥子》赏析	(109)
----------------	-------

老舍小传

老舍（1899～1966）满族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辛勤而且多产的作家之一。他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生于北京城的一个贫民家庭。幼年丧父，家庭贫寒，这种困苦处境为他后来的创作带来了有益的影响。1913年进北京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担任小学校长、天津市南开中学语文教员等职。“五四”时期，他开始用白话创作。1924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任东方学院中文教员。在这段时间里，他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老张的哲学》，侧重于讽刺北京一些小市民的无聊而又可笑的生活。作者对老张的所谓“钱本位”的人生哲学，嘲笑得淋漓尽致，虽然某些地方使人读来觉得有

些夸张,但整个描写确实把握住了这类小市民的精神面貌,能使读者受到教益。《赵子曰》描写北京学生的公寓生活。主要是写了一个有上进心、有正义感的青年李景纯,如何热诚地劝导小说的主人公赵子曰,要他做一个正派的人;他忍受辱骂而不屑辩护,“为民除害”而忘我牺牲。因此,茅盾说:“《赵子曰》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在老舍先生的嘻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得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至于《二马》,意在表现中国与外国各有不同的风土人情,整个小说写得风趣横生。老舍的这三部长篇讽刺小说,在艺术上技巧纯熟,别具一格。但这些作品,有时过多地追求笔调幽默和用字俏皮,反而冲淡了作者所固有的正义感和不满现实的精神。

1929年,老舍离开西欧来到新加坡。在这里他住了半年多,感受到“西方”与“东方”的鲜明对比,他的思想“猛地前进了好几丈”。他说:“在今日而想明白什么叫作革命,只有到东方来,因为东方民族是受着人类所有的一切压迫”。他写了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为孩子们写的,他把自己的理想和热爱寄托在这些不同肤色的东方小孩身上。特别是对于侨居海外的中国孩子的聪明和正直,在描述中更是流露出由衷的喜悦,从而表现出殖民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我们民族的希望。

1930年,老舍回到祖国。先后任济南齐鲁大学、山东大学教授。由于当时国内革命运动的深入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推动他在创作上相应地作了新的尝试,有了新的进展。由于作者的反帝爱国思想有所增长,他经过半年的调查,写了以济南的“五三惨案”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大明湖》,反映出

他对帝国主义和旧社会的愤懑之情。可惜小说的原稿后来毁于上海的“一二八”战火，未能出版。1932年，他开始创作短篇小说。这些短篇比起他在外国所写的几个长篇，不仅在内容上有了较为深厚的生活基础，并且在艺术技巧上也更加成熟。因此，它们的实际成就超过了早期的三部长篇。这个时期的短篇集有《赶集》、《樱海集》和《蛤藻集》。其中《黑白李》是一篇优秀的作品。小说通过黑李、白李两兄弟的不同性格，以及彼此之间的深厚情谊，用侧面表现的手法，反映出革命工作者在反动统治下斗争的艰苦性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小说的情节虽然简单，可是作者娓娓动听的、幽默的文笔，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达到了赞美革命者的献身精神的目的。另一篇《月牙儿》，带着浓厚的抒情气氛，通过第一人称的女主人公，对她母亲和自己的切身遭遇的叙述，直接控诉了旧社会对妇女的残酷迫害。母亲因为寡居而无法生活，终于不得不沦为暗娼，女儿经过各种努力和挣扎，终于也无法逃脱和她母亲同样的被蹂躏的命运。“我”带着血泪控诉着旧社会：“我觉得世界很小，没有安置我与我的小铺盖卷的地方。我还不如一条狗，狗有个地方便可以躺下睡；街上不准我躺着。是的，我是人，人可以不如狗。”作者认为，在那样黑暗的社会里，“我”这个妇女形象就像挂在天上的月牙儿一样，“我没希望；一点云便能把月牙遮住，我的将来是黑暗。”小说以“我”这个形象，最后被关进狱中作为结局。这篇作品在控诉旧社会这一方面，有较大的感染力量。但作品调子过于低沉，也会使读者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由于思想的局限，作者只是真实地写了劳苦大众被旧社会折磨至死的悲惨，却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出路。尽管如此，老舍的这一类反映旧

社会黑暗的短篇小说，仍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作者说，这些短篇之所以写得生动感人，是因为它们的题材有的原先想写一长篇的，有的是根据长篇中的一个最精彩的片断改写成的^①。由于作者十分熟悉市民生活，对这种人物的性格、命运也有较深的了解，因此他的小说，不仅文字优美，故事、人物也都写得生动、活泼。

1933年写成的长篇小说《离婚》，是老舍自己喜爱的一部作品。他在《写作二十年》一文里写道：“《骆驼祥子》与《离婚》还有可取之处。”^②这表明老舍对《离婚》这部作品是取肯定态度的。他的构思过程是这样的：“这回还得求教于北平。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啊！我看见了北平，马上有了个‘人’。我不认识他，可是在我20岁至25岁之间我几乎天天看见他。他永远使我羡慕他的气度与服装，而且时时发现他的小小变化；这一天他提着条很讲究的手杖，那一天他骑上自行车——隐隐的溜着马路边儿，永远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远走不到目的地，太稳，稳得几乎象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种生活趣味的展示。我不放手他了。这个便是‘张大哥’。”^③这个小公务员张大哥总是以劝说别人不要离婚为乐事，偏偏在生活中遇到一连串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困难。特别当他劝说老李把家属从农村搬出来以后，作品对张、李两家的灰色生活做了较生动的描绘。小说对他们的困难处境和受到黑暗势力的磨难，表示一定的同情；对他们庸碌、无聊的家庭生活，

① 老舍：《自序》，载《老舍选集》，开明书店一九五一年版。

② 载一九四四年《抗战文艺》第九卷，第三、四期。

③ 老舍：《我怎样写〈离婚〉》，载《老牛破车》，新新书店出版。

也作了一些批判。小说的最后让老李毅然地离开城市，抛弃公务员的职务而带领妻儿重回农村的情节，起到抨击黑暗现实的作用。但是，由于老舍在30年代时期，还停留在民主主义的思想水平上，又缺乏实际的革命斗争的经验，对革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因而在创作《离婚》时也带来一些明显的缺点。比如，在这部作品里唯一的自称是“革命者”的马克同先生，却是一个“痴痴癫癫”、盛气凌人的可笑人物：他“三十多岁，身量不高”，“脸上神气十足，一条眉毛挑上天，一条眉毛指着地，一只眼望莫斯科，一只眼瞪着罗马。鼻孔用力的撑着，象跑欢了马那样撑着，嘴顺势也往上兜着，似乎老对自己发笑而心里说着，‘你看我！’”从老舍作品“处处轻松招笑”的讽刺笔法看，以上的描写确实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但也无可否认他对马先生的讽刺、嘲笑，未能反映出生活的本质的真实。当然，这也是作家世界观的局限在创作上的反映。

老舍由于出身贫寒，对于劳动人民和一切过着非人生活的穷人怀有深厚的感情，并和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他不仅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也能体验他们的内心世界。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是以劳动人民的生活为题材，揭露了黑暗的旧社会对他们的压榨和摧残，描写出他们在坎坷、崎岖的人生道路上的希望、挣扎和辛酸、痛苦。这是老舍创作中积极的，也是主要的方面。但另一方面，由于只是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高度来观察、描写劳动人民，更多地看到的是他们苦难和不幸的一面，而对于蕴藏在他们内心的反抗性和革命性，却缺乏应有的理解和表现。所以，他不能给自己所热爱的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们指出光明的、正确的生活道路。他的作品

大都被一种低沉、阴郁的气氛所笼罩，他的小说的结局往往是悲惨的，缺乏鼓舞人心的力量。这种世界观的局限，使作者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失望的情绪，以至在1932年写了像《猫城记》那样有一定政治错误的长篇小说。在这里，作者不仅讽刺了军阀、政客和反动统治者，同时也讽刺了党的革命工作者，这是作者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还缺乏认识的结果。但老舍毕竟是一位正视现实、渴望光明的作家。他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促使他憎恶旧中国，向往新社会，对于拱手出卖祖国河山的反动派，也表现出极大的愤慨。总之，随着整个时代的进展，老舍的思想认识也不断有所提高，做到了自觉地把自已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服务于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骆驼祥子（节选）

二

因为高兴，胆子也就大起来；自从买了车，祥子跑得更快了。自己的车，当然格外小心，可是他看看自己，再看看自己的车，就觉得有些不是味儿，假若不快跑的话。

他自己，自从到城里来，又长高了一寸多。他自己觉出来，仿佛还得往高里长呢。不错，他的皮肤与模样都更硬棒与固定了一些。而且上唇上已有了小小的胡子；可是他以为还应当再长高一些。当他走到个小屋门或街门而必须大低头才能进去的时候，他虽不说什么，可是心中暗自喜欢，因为他已经是这么高大，而觉得还正在发长，他似乎既是个成人，又是个孩子，非常有趣。

这么大的人，拉上那么美的车，他自己的车，弓子软得颤悠颤悠的，连车把都微微的动弹；车箱是那么亮，垫子是那么白，喇叭是那么响；跑得不快怎能对得起自己呢，怎能对得起那辆车呢？这一点不是虚荣心，而似乎是一种责任，非快跑，飞跑，不足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与车的优美。那辆车也真是可爱，拉过了半年来的，仿佛处处都有了知觉与感情，祥子的一扭腰，一蹲腿，或一直脊背，它都就马上应合着，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他与它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

的地方。赶到遇上地平人少的地方，祥子可以用一只手拢着把，微微轻响的皮轮象阵利飏的小风似的催着他跑，飞快而平稳。拉到了地点，祥子的衣裤都拧得出汗来，哗哗的，象刚从水盆里捞出来的。他感到疲乏，可是很痛快的，值得骄傲的，一种疲乏，如同骑着名马跑了几十里那样。

假若胆壮不就是大意，祥子在放胆跑的时候可并不大意。不快跑若是对不起人，快跑而碰伤了车便对不起自己。车是他的命，他知道怎样的小心。小心与大胆放在一处，他便越来越能自信，他深信自己与车都是铁作的。

因此，他不但敢放胆的跑，对于什么时候出车也不大去考虑。他觉得用力拉车去挣口饭吃，是天下最有骨气的事；他愿意出去，没人可以拦住他。外面的谣言他不大往心里听，什么西苑又来了兵，什么长辛店又打上了仗，什么西直门外又在拉伕，什么齐化门已经关了半天，他都不大注意。自然，街上铺户已都上了门，而马路上站满了武装警察与保安队，他也不便故意去找不自在，也和别人一样急忙收了车。可是，谣言，他不信。他知道怎样谨慎，特别因为车是自己的，但是他究竟是乡下人，不象城里人那样听见风便是雨。再说，他的身体使他相信，即使不幸赶到“点儿”上，他必定有办法，不至于吃很大的亏；他不是容易欺侮的，那么大的个子，那么宽的肩膀！

战争的消息与谣言几乎每年随着春麦一块儿往起长，麦穗与刺刀可以算作北方人的希望与忧惧的象征。祥子的新车刚交半岁的时候，正是麦子需要春雨的时节。春雨不一定顺着人民的盼望而降落，可是战争不管有没有人盼望总会来到。谣言吧，真事儿吧，祥子似乎忘了他曾经作过庄稼活；他不

大关心战争怎样的毁坏田地，也不大注意春雨的有无。他只关心他的车，他的车能产生烙饼与一切吃食，它是块万能的田地，很驯顺的随着他走，一块活地，宝地。因为缺雨，因为战争的消息，粮食都长了价钱；这个，样子知道。可是他和城里人一样的只会抱怨粮食贵，而一点主意没有；粮食贵，贵吧，谁有法儿教它贱呢？这种态度使他只顾自己的生活，把一切祸患灾难都放在脑后。

设若城里的人对于一切都没有办法，他们可会造谣言——有时完全无中生有，有时把一分真事说成十分——以便显出他们并不愚傻与不作事。他们象些小鱼，闲着的时候把嘴放在水皮上，吐出几个完全没用的水泡儿也怪得意。在谣言里，最有意思是关于战争的。别种谣言往往始终是谣言，好象谈鬼说狐那样，不会说着说着就真见了鬼。关于战争的，正是因为根本没有正确消息，谣言反倒能立竿见影。在小节目上也许与真事有很大的出入，可是对于战争本身的有无，十之八九是正确的。“要打仗了！”这句话一经出口，早晚准会打仗；至于谁和谁打，与怎么打，那就一个人一个说法了。样子并不是不知道这个。不过，干苦工的人们——拉车的也在内——虽然不会欢迎战争，可是碰到了它也不就一定就准倒霉。每逢战争一来，最着慌的是阔人们。他们一听见风声不好，赶快就想逃命；钱使他们来得快，也跑得快。他们自己可是不会跑，因为腿脚被钱赘的太沉重。他们得雇许多人作他们的腿，箱子得有人抬，老幼男女得有车拉；在这个时候，专卖手脚的哥儿们的手与脚就一律贵起来：“前门，东车站！”“哪儿？”“东——车——站！”“呕，干脆就给一块四毛钱！不用驳回，兵荒马乱的！”

就是在这个情形下，祥子把车拉出城去。谣言已经有十来天了，东西已都涨了价，可是战事似乎还在老远，一时半会儿不会打到北平来。祥子还照常拉车，并不因为谣言而偷点懒。有一天，拉到了西城，他看出点棱缝来。在护国寺街西口和新街口没有一个招呼“西苑哪？清华呀？”的。在新街口附近他转悠了一会儿。听说车已经都不敢出城，西直门外正在抓车，大车小车骡车洋车一齐抓。他想喝碗茶就往南放车；车口的冷静露出真的危险，他有相当的胆子，但是不便故意的走死路。正在这个接骨眼儿，从南来了两辆车，车上坐着的好象是学生。拉车的一边走，一边儿喊：“有上清华的没有？嗨，清华！”

车口上的几辆车没有人答碴儿，大家有的看着那两辆车淡而不厌的微笑，有的叼着小烟袋坐着，连头也不抬。那两辆车还继续的喊：“都哑巴了？清华！”

“两块钱吧，我去！”一个年轻光头的矮子看别人不出声，开玩笑似的答应了这么一句。

“拉过来！再找一辆！”那两辆车停住了。

年轻光头的楞了一会儿，似乎不知怎样好了。别人还都不动。祥子看出来，出城一定有危险，要不然两块钱清华——平常只是二三毛钱的事儿——为什么会没人抢呢？他也不想去。可是那个光头的小伙子似乎打定了主意，要是有人陪他跑一趟的话，他就豁出去了；他一眼看中了祥子：“大个子，你怎样？”

“大个子”三个字把祥子招笑了，这是一种赞美。他心中打开了转儿：凭这样的赞美，似乎也应当捧那身矮胆大的光头一场；再说呢，两块钱是两块钱，这不是天天能遇到的事。

危险？难道就那样巧？况且，前两天还有人说法坛住满了兵，他亲眼看见的，那里连个兵毛儿也没有。这么一想，他把车拉过去了。

拉到了西直门，城洞里几乎没有什么行人。祥子的心凉了一些。光头也看出不妙，可是还笑着说：“招呼吧^①伙计，是福不是祸^②，今儿个就是今儿个^③啦！”祥子知道事情要坏，可是在街面上混了这几年了，不能说了不算，不能要老娘们脾气！

出了西直门，真是连一辆车也没遇上；祥子低下头去，不敢再看马路的左右。他的心好象直顶他的肋条。到了高亮桥，他向四围打了一眼，并没有一个兵，他又放了点心。两块钱到底是两块钱，他盘算着，没点胆子哪能找到这么俏的事。他平常很不喜欢说话，可是这阵儿他愿意跟光头的矮子说几句，街上清静得真可怕。“抄土道走吧？马路上——”

“那还用说，”矮子猜到他的意思，“自要一上了便道，咱们就算有点底儿了！”

还没拉到便道上，祥和光头的矮子连车带人都被十来个兵捉了去！

虽然已到妙峰山开庙进香的时节，夜里的寒气可还不是一件单衫所能挡得住的。祥子的身上没有任何累赘，除了一件灰色单军服上身，和一条蓝布军裤，都被汗沤得奇臭——自从还没到他身上的时候已经如此。由这身破军衣，他想起

① 招呼吧，即干吧，闯吧。

② 俗语，还有下句：是祸躲不过。这里说话人未说下句，却意在下句。

③ 今儿个就是今儿个，意即到了严重关头，成败都在今天。

自己原来穿着的白布小褂与那套阴丹士林蓝的夹裤褂；那是多么干净体面！是的，世界上还有许多比阴丹士林蓝更体面的东西，可是祥子知道自己混到那么干净利落已经是怎样的不容易。闻着现在身上的臭汗味，他把以前的挣扎与成功看得分外光荣，比原来的光荣放大了十倍。他越想着过去便越恨那些兵们。他的衣服鞋帽，洋车，甚至于系腰的布带，都被他们抢了去；只留给他青一块紫一块的一身伤，和满脚的疱！不过，衣服，算不了什么；身上的伤，不久就会好的。他的车，几年的血汗挣出来的那辆车，没了！自从一拉到营盘里就不见了！以前的一切辛苦困难都可一眨眼忘掉，可是他忘不了这辆车！

吃苦，他不怕；可是再弄上一辆车不是随便一说就行的事；至少还得几年的工夫！过去的成功全算白饶，他得重打鼓另开张打头儿来！祥子落了泪！他不但恨那些兵，而且恨世上的一切了。凭什么把人欺侮到这个地步呢？凭什么？“凭什么？”他喊了出来。

这一喊——虽然痛快了些——马上使他想起危险来。别的先不管吧，逃命要紧！

他在哪里呢？他自己也不能正确的回答出。这些日子了，他随着兵们跑，汗从头上一直流到脚后跟。走，得扛着拉着或推着兵们的东西；站住，他得去挑水烧火喂牲口。他一天到晚只知道怎样把最后的力气放在手上脚上，心中成了块空白。到了夜晚，头一挨地他便象死了过去，而永远不再睁眼也并非一定是件坏事。

最初，他似乎记得兵们是往妙峰山一带退却。及至到了后山，他只顾得爬山了，而时时想到不定哪时他会一交跌到

山洞里，把骨肉被野鹰们啄尽，不顾得别的。在山中绕了许多天，忽然有一天山路越来越少，当太阳在他背后的时候，他远远的看见了平地。晚饭的号声把出营的兵丁唤回，有几个扛着枪的牵来几匹骆驼。

骆驼！祥子的心一动，忽然的他会思想了，好象迷了路的人忽然找到一个熟识的标记，把一切都极快的想了起来。骆驼不会过山，他一定是来到了平地。在他的知识里，他晓得京西一带，象八里庄，黄村，北辛安，磨石口，五里屯，三家店，都有养骆驼的。难道绕来绕去，绕到磨石口来了吗？这是什么战略——假使这群只会跑路与抢劫的兵们也会有战略——他不晓得。可是他确知道，假如这真是磨石口的话，兵们必是绕不出山去，而想到山下来找个活路。磨石口是个好地方，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一直出口子往西也是条出路。他为兵们这么盘算，心中也就为自己画出一条道儿来：这到了他逃走的时候了。万一兵们再退回乱山里去，他就是逃出兵的手掌，也还有饿死的危险。要逃，就得乘这个机会。由这里一跑，他相信，一步就能跑回海甸！虽然中间隔着那么多地方，可是他都知道呀；一闭眼，他就有了个地图：这里是磨石口——老天爷，这必须是磨石口！——他往东北拐，过金顶山，礼王坟，就是八大处；从四平台往东奔杏子口，就到了南辛庄。为是有些遮隐，他顶好还顺着山走，从北辛庄，往北，过魏家村；往北，过南河滩；再往北，到红山头，杰王府，静宜园了！找到静宜园，闭着眼他也可以摸到海甸去！他的心要跳出来！这些日子，他的血似乎全流到四肢上去；这一刻，仿佛全归到心上来；心中发热，四肢反倒冷起来；热望使他浑身发颤！

一直到半夜，他还合不上眼。希望使他快活，恐惧使他惊惶，他想睡，但睡不着，四肢象散了似的在一些干草上放着。什么响动也没有，只有天上的星伴着自己的心跳。骆驼忽然哀叫了两声，离他不远。他喜欢这个声音，象夜间忽然听到鸡鸣那样使人悲哀，又觉得有些安慰。

远处有了炮声，很远，但清清楚楚的是炮声。他不敢动，可是马上营里乱起来。他闭住了气，机会到了！他准知道，兵们又得退却，而且一定是往山中去。这些日子的经验使他知道，这些兵的打仗方法和困在屋中的蜜蜂一样，只会到处乱撞。有了炮声，兵们一定得跑；那么，他自己也该精神着点了。他慢慢的，闭着气，在地上爬，目的是在找到那几匹骆驼。他明知道骆驼不会帮助他什么，但他和它们既同是俘虏，好象必须有些同情。军营里更乱了，他找到了骆驼——几块土岗似的在黑暗中趴伏着，除了粗大的呼吸，一点动静也没有，似乎天下都很太平。这个，教他壮起点胆子来。他伏在骆驼旁边，象兵丁藏在沙口袋后面那样。极快的他想出个道理来：炮声是由南边来的，即使不是真心作战，至少也是个“此路不通”的警告。那么，这些兵还得逃回山中去。真要是上山，他们不能带着骆驼。这样，骆驼的命运也就是他的命运。他们要是不放弃这几个牲口呢，他也跟着完事；他们忘记了骆驼，他就可以逃走。把耳朵贴在地上，他听着有没有脚步声儿来，心跳得极快。

不知等了多久，始终没人来拉骆驼。他大着胆子坐起来，从骆驼的双峰间望过去，什么也看不见，四外极黑。逃吧！不管是吉是凶，逃！